

## 他说他干过汉族姑娘了

唐文方

北京飞乌鲁木齐要4个多小时，与纽约飞洛杉矶的时间差不多。不同的是，在美国是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，而北京到乌鲁木齐却离海越来越远。落地后才知道，乌鲁木齐据说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城市。美国横越东西的旅行很正常，而中国南北间的旅行远比东西方向要多。这是我在中国境内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，也是第一次感觉中国之大。其实北京到乌兰巴托、东京、首尔等其他国家的首都都比到乌鲁木齐近。“中国真大，新疆比外国还远，”我心想。

下午，我们来到乌鲁木齐维吾尔人聚集的老城区参观。在老城广场，首先看到的是有英文，中文和维吾尔文标识的肯德基和家乐福。西方人常常说中国如何将民族文化边缘化，“是谁在把本地文化边缘化，美国的肯德基、法国的家乐福、还是中国共产党？”

广场的一边是一个新建的清真寺，另一边是一个中国银行，门前有两个骑在上面的女卫兵把守。她们的制服让人想起白金汉宫的卫兵。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奇怪又独特的组合：西方文化，民族文化，共产党出钱修清真寺，还有本地人在追求的现代化。

我感到自己被淹没在中亚的人流中。到处都是很有意思的“外国人”面孔。在北京时不愿盯着外国人看，觉得有失身份。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干脆坐在马路边，直愣愣地盯着每一个走过的人看，脑子里不断地提醒自己还是在中国。

在广场的中心，我看到一座阿凡提铜像。阿凡提是中国最有名的维吾尔族人，每个小孩都知道他。他是维吾尔族聪明智慧的象征，常常热心帮助穷人，嘲笑富人。我还记得“阿凡提吃西瓜”的故事。看到阿凡提，使我对这陌生的人海产生了一种熟悉感。

一位维吾尔族老汉坐在街边卖艺。他的道具非常简单，用一根木棍顶起一个啤酒瓶。但他那朴实专注的表情打动了我。

街上站了很多闲人，以中青年男子居多，这么多人没事干，会不会去闹事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维护政治稳定最有效的手段，不是宣传，也不是武力。

从广场出来，和同行的几个美国人参观了乌鲁木齐的一所哈萨克小学，学生全是哈萨克族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校长的讲话要从哈萨克语翻译成维吾尔语，然后从维语翻译成汉语，再由英文翻译翻成英语给美国人听。讲话用了五分钟，却翻译了半个小时。

从前听到过很多关于新疆的传奇，除了阿凡提的故事，还有达坂城的姑娘，吐鲁番的葡萄，冰山上的来客，克拉玛依的油田，还有刀郎的“2002年的第一场雪”等等，今天终于置身于其中，本来应当高兴。但临来之前在美国看到的关于新疆的资料，大都是中国如何侵犯人权，如何限制宗教自由以及语言文化，汉人如何大量移民，维族文化如何被边缘化，汉人与本地人的贫富差别如何之大，民族矛盾如何之深等等，让我觉得作为一个汉人有点像是不速之客，因此心里又添了些焦虑。

同行的一个美国人跟我说，他在街上碰到一个维族大学生，是新疆农大的，借机了解他对汉人的看法。据说，那个学生说他很恨汉族人，并自豪地说他已经干过汉族姑娘了。那美国人问我这人的话可信不可信。我说，恨不恨我不知道，和汉族姑娘干恐怕是真的。至于他是带着民族仇恨干的，还是带着阶级感情干的，或是去妓院干的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2011-5-8



